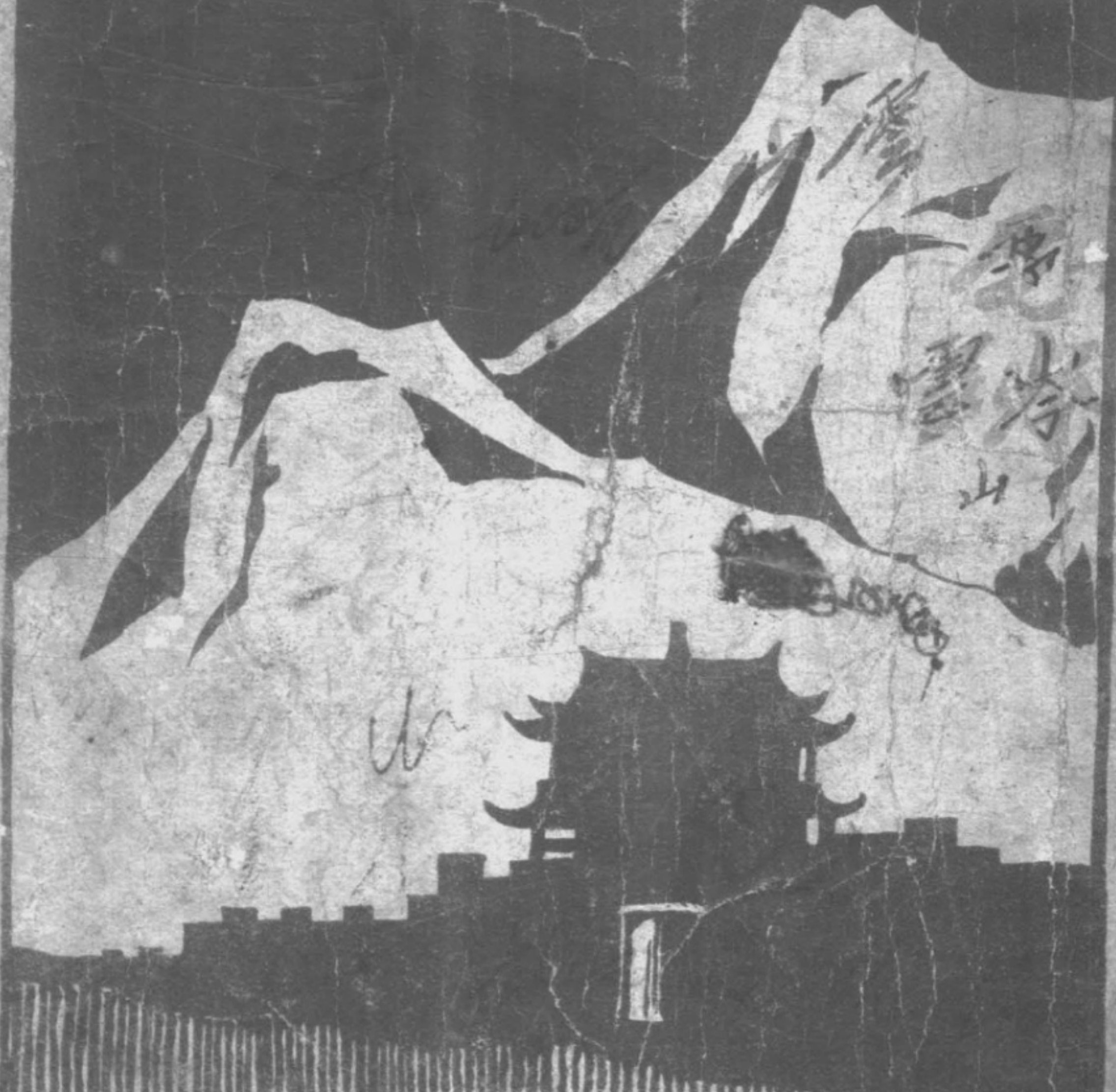


雲山藝苑



民國廿五年五月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雲山' and '藝苑'.

有

餘力

年達甲錄

行有餘力則以

學子文

錄論語弟子章末句以力
本校學生刊於《學子文》

周清域



目次

卷頭語

本刊誕生辭

論說

小說

小品

詩詞

雲山藝苑

卷頭語

吳賢忠

鄉賢鄧繹葆之，前清咸同之際，以詩文名天下；所著雲山讀書記五百餘卷，論究德行政事文學，徵引繁富，判斷謹嚴，精深宏博，得未嘗有，世稱爲鄧雲山先生。

雲山者；我縣望也。七一奇峯，煙雲變化，寰宇記稱爲六十九之福地，先生讀書於其間，經傳羽翼，筆掃氛塵，藻川名集，都梁永香，困學記聞，雲山不耘，雖其書未經全部印行，然福墨幸保存於鳳尾閣中。

今吾儕藏修息游，亦止於雲山之下，而學校又以雲山命名，凡我後生，追懷先哲，可不困而學之，以誌其所日知也乎？然鄧先生論文章之道，謂其本有四。

曰道、曰辭、曰才、曰經，所兼亦有四：道兼器，器兼數，而九流百家之論著，可擇而取。辭兼氣，氣兼韻，而儒林文苑之精華，可博而采。才兼識，識兼力，而棟臣功人之策略，可集而益，經兼子，子兼史，而詩書六藝之文，可囊括，而議論驚闢，誠藝苑之東炬也。吾儕略識之無，粗通翰墨，少作雕蟲，一無可取，并蛙鳥足以語海也哉！

今就學友所作，綜之剔之，合為一篇，曰雲山藝苑，蓋亦鄧先生所謂切偲觀摩，而不能自己者歟。謂為雲山藝苑，毋寧以山中野草目之可也。或曰：拙匠弄斧，曷不印行雲山讀書記全集，以存鄉邦文獻也乎？余曰：同人邇時無此財力，表彰先德，惟有望於縣人士之抗揚道藝者；他日鴻著植鉛時，校字之責，則同人所不敢辭耳，且拭目以俟之！

本刊誕生辭

王子達

夫學術之闡揚，民族之淳洽，主義之鼓吹，智識之攻錯，胥惟文字是賴，緣本刊之所以發行者，蓋有由矣。

雖然，以吾儕譎陋之思想，鄙俗之識見，而欲發爲文章，具爲議論，流布人間，豈不貽笑大方，又安能裨益於社會與國家哉！

惟辭以達意，言爲心聲，有諸內必形諸外，蘊於中必見於面，丁此國難方殷，大亂未已，聊效春鳥夏蟲之鳴，以博有心者之一聽。雖無補於時艱，要亦非無病呻吟者可比耶。則斯編也，或亦爲憂世言也則又非吾人所敢知矣。

釋校訓

三級二期田 畛

我校校訓，曰公毅勤樸，茲釋其義，共資儆惕。

公之爲言無私也，人而無私，則無所處而不當。堯舜揖讓，公天下也；湯武征誅，順民心也；孔子修春秋，馬遷作史記，嚴加斧鉞，秉筆直書，公之至也；

總理摧翻清室，建設民國，亦公之至也。所以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四時無私行，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此乃公之最顯著者也。總之：吾人行事，事事皆當從公，不可偏己居私，自然攸往咸宜，天下莫與我敵矣。

毅者即堅忍不拔之謂，人能持其志，忍其氣，則無事而不成。以顏回之愚，終爲亞聖，曾參之魯，卒承一貫，何況穎悟敏捷者乎。惟是人之境遇，蓋有不同，處順境者，固無足論，至於偶遇困難，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者。苟不以毅力自持，吾斷其必不可能爲也。果再接再厲，勇往奮前，泰山毋却步，賁育不遏氣，則未有磨而不磷，涅而不淄者也。毅力之於人，其關係豈不大哉，吾人應以毅力戰勝環境也可。

勤者成功之基礎也。人苟能勤，百廢俱興，語云：「勤有功，戲無益。」又曰：「勤爲立身之本。」善哉斯言也。况學問之道，不日進，則日退。苟能孳孳，**兢兢**，朝斯夕斯，未有學業之不成者也。韓子以業精於勤垂訓，學者當書諸紳

焉。

樸，儉之謂也，吾人在世，一衣一食，皆宜從儉，不可過奢，所謂儉爲興邦寶，奢乃敗國根，吾人不可不慎。大禹聖人，卑宮室，菲飲食，習以爲常，吾輩恆人，豈肯溺於紛華，居之泰然，而不自救也乎。李希山詩云：「歷觀前賢國興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吾輩能不翻然。之四端者，苟能躬行實踐，非但在校能爲良學生，卽出校後，亦爲良國民矣。吾輩其各猛省！

「合理的意思」

三級二期向鎮河

合理這個名詞，是抽象的，並不是所謂實地的；牠是有位置有權利，而沒有形骸的，誰也知道「理」是世界越亂越顯明的。伊底意解，不是我們號稱識得一二個字的人所可能解釋的，詳盡的，我們只可用全副的心靈去揣測牠，推想牠，——說某件事是合理，或是不合理，若一般人以爲是合乎事理，順乎人情，卽是

「合理」，不錯，本來天下的事事物物，都有一個合理的所在，你得明白其事物的關係，便可深究得「合理」出。

我們中國的科學，不能與泰西各國的并駕齊驅，也許是由於研究科學得來的真理，是不「合理」了。所以要求「合理」，必先要明瞭事物的關係，明白了事物的關係，便容易解釋了。譬如讀書的要想學問的高深：第一要曉得讀書的方法；第二要考察學問的主旨在什麼地方；第三要堅決志向，去學海中尋求。這種辦法，我們叫他做合理的讀書。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明明曉得讀書的高深，是渺茫無涯的，必經過志向的苦求，或不輟的涉獵，纔可得充實的創造力；同時也可用認識力，去吸收各方面的文化。我們既明白了這種關係，而決定採用什麼方式；才可以叫做「合理」。

「合理」的界限，是和迷信相反對的，不肯從古說的，不任用感情的，牠是有一種獨立性，并且就是反感和判斷的一種連續作用，所以要使僥倖，糊塗，盲

從，妄冀的意念，一掃而空；必定要明白事物的關係，事事求一個，「合理」的表徵。

小朋友，天下「合理」的意解，是各不相同的。我是這樣說，你或許也不承認是合乎你自己的心理的，必定要有一種特別的觀察力，來考察審定。那麼，你若有特別的見解，當然要再做一篇，和我拙作比較，看有幾處不相同的地方，來補充我的新思想吧。

陳仲子辯

三級二期尹大夏

權勢同富貴，吾知衆庶至酷愛之，非獨庸人也。今不慕權勢，不羨富貴，而特立獨行者，衡之衆人，實難爲之，且難得之，自古迄今，無幾人焉：如伯夷之捐棄寵位，逃隱首陽，後世皆言之津津，譽彼之賢也，廉也；而於陳仲子則歧視爲蚓之操，毋乃譏刺過甚乎！

夫仲子既弗相齊，隱於於陵，以世家公子，遁而灌園，與伯夷之遁隱首陽，有何亞焉。人言伯夷採薇而食爲廉，而謂仲子啖井上之李爲逆情，豈棄權勢，捐富貴，甘藜藿之苦，而不能博一廉士之名歟？

當是時，紛紛擾擾，一智半技之士，競爵奪祿，患得患失，浮囂已極！仲子生於危邦，急欲振此頹風，特樹立其瑰琦之操而導正之，意至善焉。無如時人不察其真率，而反以蜚操充之，其立論未免失當也。

方陳戴以萬鍾之祿爲肥，仲子嗤其不義，寧願自食其力，又恐有傷廉潔，故辟兄離母而往於陵，是賦驥不欲與駑駘伍也。幸其兄也賢，得絕園牆齟齬。不然，則仲子之操，必於此更顯著矣。且彼身織屨，妻辟纈，生活異常簡單，苟能隨之，必殘年而受窮苦，到不如隨戴以樂餘年耳。故其與母離居，勢也。又仲子乃拔羣超世之士，使隨母家住，則素志不能達，必至衣人之衣，食人之食，脫塵網而不得，是弄巧反拙爾。

至於母賜鵝肉，務待其食，則譏之不諱，故出而哇之，實因逼迫而然也。余故曰：其初待食者，尊母之命，孝也，竟哇之者，避兄之訕，勢也。昔人獨執此以論其操，是枉仲子也。故敢爲之辯。

魏絳論

三級二期向鎮河

有過人之才識，定有過人之器量，有過人之忠直，定有過人之膽略，不畏罪，不畏威，惟武與敬是式，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其魏絳之謂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晉侯之謂乎。

魏絳以忠耿而執司馬，不貳志，不避難，不徇私情，公然以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而戮其僕，且曰：「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以死無犯爲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

此魏絳之殺楊干之僕者法也，非魏絳也，是維法以護晉室，無法，則無晉也。

，豈因一楊干，得以無晉乎，法以治國，敬以律躬，此魏絳之盡職植法，而効忠也。非故以此而怒君心也。

乃晉侯以愛弟之故，謂楊干爲戮，辱及已也。必殺魏絳而後可，然幸其悟之最早，以禮遇之，俾佐新軍，是晉侯亦英明之君也。有英明之君，然後有忠耿之臣，宜乎晉國之所以強也。

曠觀孫武練兵，先斬王姬，穰苴習兵，先誅貴臣，此亦以順爲武，以無犯爲敬，而行其軍法之所必嚴耳。魏絳之事，同于此也。苟晉侯一怒而斬魏絳於途，則其錦繡河山，必斷送于一愛弟之手，焉有後日之霸業乎？

嗚呼！晉侯能知己之過，魏絳有正亂之識，君明臣良，才器過人，卒成最後年之霸業，一統諸侯，詎非君臣相得之報乎？

難之一字惟愚人字典中有之

王一元

難事何自有，愚人常遇之；難字何自有，愚人常見之。吾曰：天下多愚人，必多難事，且字典中，必多難字，何以言之？蓋事本無難，愚人視之則難在焉。故一人見其難，則一人之事廢；千萬人見其難，則千萬人之業弛；農工商學兵見其難，則農工商學兵之職務必失。一民族，一團體，比比皆是：盈天地間，處處皆難關也。是難之一字，誠廢事弛業之一大魔王也。愚人常受其污弄，可不痛歟！

雖然，人之於事，不患無識，而患無志；果有剛毅之氣，卓絕之志，專一之心，堅貞之誠，果斷之識，勇敢孟晉，愈困愈奮，再接再勵，事雖極難，易如反掌耳。

請例證之：愚公不見移山之難，終成其志；精衛不見填海之難，克遂其願；總理不見十次失敗革命之難，遂推翻清廷而建立民國；他如哥倫布之覓新大陸，麥哲倫之環繞地球，華盛頓之復活美國；皆不見難之徒，而成偉大之事業者也。

順事無難易，成者人也，敗者人也，其間之有成敗者，見難與不見難之判也。

由斯而談，愚人常見難，而聖賢豪傑則不見其難；故愚人常役於難，而聖賢豪傑常勵於難，惟其自勵於難，則樂心生；樂心生，則毅力生；毅力生，則叩賢關，登聖域，亦易事也，惟其見難也，則怯心生；怯心生，則毅力墜；毅力墜，則萬事不成也。世之人每役於難，而不勵於難，其為難誤事弛業者不尠矣。可不以畏難之心，而易為勵難之心也乎！噫！

理想中的良友

三級二期吳賢忠

我們生在世界上，無論何人，或是在家庭生活，或是在學校和社會上生活，自然都不是單獨的。家庭裏的生活，當然是父子，叔姪，夫婦，兄弟，姊妹等所組合；但是學校或社會上共同生活的組織，而且和我們晉接周旋的，尤其是朋友當場；我們要曉得朋友是五倫中的一個，朋友之間，有互相體念，互相模仿，

互相觀感和互相琢磨，以引起修養的好處的關係，不過朋友也有損益的分別，都是要我們用高明尖銳的眼光去事先考察的；如果交非其人，不但對於身心無益，反要被他的陷害，吃他大虧的。我看現在的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不是趨炎附勢，便是口蜜腹劍，正所謂「人情似紙張張薄」，「人怕人情兩面刀」的說法了。縱然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但是就現在情形看來。總是酒飯朋友爲多，並不甚麼以道義相砥礪，以真情相感洽的。

我每每低首沈想，總沒有得到一個和我心相得的良友；有一天，忽然想到一個和我心相得的良友：

他是一個小康人家的子弟，他的父兄都是德隆望重的人，教他不遺餘力，所以他不但學問很好，就是器識也值得令人欽仰。

他和我家祇距離幾十步，雞犬相聞，並且和我同校；他天天和我品詩論文，勸善規過，有時候縱談天下事，有時候笑讀古人書，情好綢繆，比同胞骨肉，似

乎情感還要濃厚。但是我要交他，也非偶然，因為他有下列幾種的條件：

1. 學問較我要強。
2. 品行異常端正。
3. 情感非常真誠。
4. 絕對無半點驕矜氣。
5. 勤學好問，有競爭心，無嫉妬心。
6. 磊落光明，無惡嗜好。
7. 一視同仁，不挾富挾貴。
8. 不損人利己，有禮義廉恥。
9. 能患難相救，雪裏送炭。
10. 天真篤實，不同流合污。

所以我相信這朋友是可交，並且可以受到交友的益處。我得交這位良友，好像高

山流水得了知音一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是心志相孚金蘭同氣的。像這樣的的朋友，還是那些「神離貌合，隙末凶終」。以及那些朋友友友飯飯酒酒的可比擬嗎？

這還不算奇，他還說了些可敬慕的話。

他曾對我說道：「朋友呀！現在人心漓薄，道德喪失，我們求學的人，負先覺後覺的責任，務須清操自守，風化羣生，以挽狂瀾於既倒；切不可隨俗浮沉，以致墮落終身。況當此天步艱難，國事蝸蟻的時候，民生疾苦，勢如倒懸，國家危急，甚於累卵，凡我們青年學生，在此時須勵精學業，以期將來行其所學，去擔負國家的大任；切不要光髮華衣，只講時髦，甚至陷溺到酒色場中，以致民族消沉。如果我們青年都像這樣，不祇辜負父兄和國家的栽培，並不是我們民族國家的幸福」。

有時候我感覺得環境的壓迫，往往起一種消極悲觀的思想，他便說：「朋友

呀！你要曉得逆境是我們成功的光明大路，我們正要利用此逆境來促進我們將來的成功。因為環境壓力越重，我們的反應力越大；反應力越大，環境的壓迫雖重，我們都可以把難關打破。達到成功的目的。」你們看這位朋友的話，是多麼的說得有理。

總之，這位朋友，是有一無二的。說到他的學問，是加人一等的；說到他的操行，好像伯伊之清，是不同流合污的；說到他的品性，好像柳下惠之和，是不恃才驕物的；說到他的勤學，好像韓子之焚膏繼晷，兀兀窮年，是不一暴十寒的；說到他的修身，好像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是不文過飾非的；說到他的志氣，好像祖逖之着鞭，是激昂慷慨的；尤其是事親孝，與友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似乎是世界所難得的人，真良友也呵！

今設有人來問我道：「這良友是有姓名的麼？是那裏人呢？和你同學呀？和你爲友呀？」我就誠實的答他道：「無這人啊！無這友啊！不過是我理想中想像

的良友罷了，他並沒有和我同學和談白，不過是我理想中想和這樣的良友同學談白。」

但是這樣的良友，世界上到底有麼？那裏去找呢？還請諸君告訴！指示！

程嬰自殺以報公孫杵臼論

三級二期程融鉅

屠岸賈欲盡誅趙氏絕其嗣，乃詐傳景公命，誅趙朔等三百餘口，時公主朔妻有遺腹，朔友程嬰奉之，以避岸賈之誅，乃謀於公孫杵臼，議以舍子舍死救之，得免。後嬰艱難撫孤，卒使雪復不共戴天之仇。嬰乃深銜杵臼臨死之議，遂自殺以報。

夫嬰之撫孤，不畏其難，自受公主之託，舌戰韓厥，舍己骨肉，歷十五載慙慙教誨，以誅岸賈，如是其事，嬰之忠心於趙，可謂甚矣！晉國之民，亦皆懷其忠義，無不稱善。及得國家之重任，加封誠信侯，侍立殿下，所食珍羞，所衣

玉帛·同伴者，王宮貴人；所遊者，南宮北園；如是其樂，雖西方樂園，亦不如是過耳！乃嬰卒不以此食信，而念公孫之慘亡，遂捐棄其寵貴，自殺以報之。是知嬰之篤於信義，可謂至矣！

君子曰：嬰之舍子而易孤，忠也；自殺以報杵臼，信也。忠信既備，是以謂之賢也。

逸豫亡身說

楊繡錦

范仲淹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呂伯恭曰：『天下死於^毒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晏安者，天下皆是也。』二子之說，謂憂動可以興國，安樂足以喪^纏驅，書經五子之歌『逸豫亡身』，意亦如斯耳。

故古之憂天下者莫如堯，雖有九年之水患，卒動華封之三祝；憂天下者莫如湯，雖有七年之旱災，卒有九圍之式化；中古憂天下者莫如唐太宗，雖在東征西

伐之中，幾乎刑措而不用；現世憂天下者莫如孫中山先生，值列強倡瓜分之際，將國勢而重新整頓。由是觀之，古之聖王今之豪傑，莫不由憂勤惕息，而標名千古也。

若晏安之流則不然，夏桀酒池肉林，男女裸逐，四百年之大業，一旦終於南巢；商紂瓊室瑤臺，妲己是寵，六百年之天下，一朝亡於牧野；太康之盤遊無歸，更無論矣。是逸豫之途，有天下者，足以亡天下；無天下者，亦足以亡身家。彼石崇以財富自娛，卒致亡家及身；王戎以清談自尚，卒致喪位及躬：是皆足爲殷鑑也。

吾學子須取法乎孟子之言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要必以逸豫爲戒焉可！

怎樣叫做佳子弟

吳賢忠

「怎樣叫做佳子弟」，是作者的先生所命的題目。做者的視線在教室的黑板上，和「怎樣叫做佳子弟」，相接觸的時候，心中就想了一會。想了之後，並發生一種反感。什麼反感呢？因為很困難的找不到「佳子弟」的條件，以及佳子弟條件標準問題的捉摸。

但是做者以為這題很有意思，不得不用作者的眼光所見到的，東扯西湊的來，作為這題的儘量的答覆。或者也有合乎這題的真正答對的條件，作討論這題者的萬分之一的幫助；同時也可以勉強作為這題答對的解決。

作者再三的思索，再三的佐證，總沒有找到佳子弟的一定的條件；然而到底要怎樣才叫佳子弟呢？還是沒有一定的條件嗎？是的，不差，佳子弟，是沒有一定的條件，只有他們自己認為是佳子弟，就是佳子弟了。

但是作者曾聞某處有一位老翁，他門衰祚薄，沒有田產；並且他自己龍鍾難堪，氣息奄奄，作不得一點事，完全是他的兒子，出外掠奪民間的東西去養他，使他沒有凍餒之患。在這老翁很得意，以爲他的子，有供我衣食的孝心，當然是佳子弟了，殊不知這老翁的佳子弟，便是犯法的強盜。

又有某人同他的妻子，生得一子。生長成人，不務正業，專事賭博，不料一時來鐵似金，九場押寶十場贏，連上三級，家道便隆隆日上，富甲一鄉。於是問舍求田，把一家弄得客客氣氣。這夫婦賴這位兒子，得以過此逍遙安閑快活美滿的生活。他倆當然是把他的兒子，當作佳子弟了。殊不知這某夫婦的佳子弟，便是無賴的賭痞。

作者還聽說某處有王李二婆子，王婆生一女，資格風流，體態嬌嬈，而日以賣笑爲業，每月收入達二三百元；而李婆生一子，由他慘淡經營，始得由中學畢業出來，後幸獲得某工廠一經理的位置，每月收入，不過十餘元，還不及王婆之

女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王婆常常得意道：『我實在得賴我的佳女兒。』而李婆常常悲嘆道：『養男不如養女，我兒的能力，連一女人都不及，實在不是佳子弟。』殊不知這王婆所認定的佳女兒，便是青樓的妓女。

作者說到這裏，敢公開的問大家一句：一強盜、賭痞、妓女、可不可說是佳子弟？」我胆敢的代表大家回答一句，是絕對不可稱佳子弟的。從此看來，佳子弟，當然是有一定的條件。曾經說過，只要他們自己認為是佳子弟，就是佳子弟，完全是大錯特錯了。

我們要曉得，嫖賭是傾家破產，敗德喪行的媒介，洋煙是弱身弱種的毒物，是佳子弟絕對所不嗜好的；奢侈是興家的大敵，懈惰是成功的大敵，佳子弟是絕對不好的；凶暴是招禍的階梯，驕矜是招嫌的門徑，佳子弟是絕對沒有的。真正佳子弟的條件，不外下列數種：

1. (孝弟之心)。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因為孝弟是人類自然的

美德，曹端也說：「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待兄以恭，對弟以友，都是齊家的根本德性。所以佳子弟，應有孝弟之心。

2. (勤儉之德)。申瑤泉說：「貴自辛勤得，富從儉約來，」可見人不可以不勤。勤則百事可成；所謂勤有功，勤能補拙等都是。儉則尤其緊要，如果一飯萬錢，奢侈過甚，雖然有很大的家產，也不難蕩盡。所以佳子弟應有勤儉之德。

3. (強毅的堅忍)。「堅強」是磨礪英雄的工具，「忍毅」是曲承造物的方法。「受得苦中苦，才爲人上人。」自古英雄，大概如此。所以佳子弟有強毅的堅忍。

4. (清貞的操守)。節操是人類最要緊的，如果人沒有清貞的操守，或者同流合污，總是人格從此墮落，令人家輕視；同時玷辱宗親，敗壞家風，所以佳子弟應當要有清貞的操守。

5. (充分的智仁勇)。智仁勇三者，本來是天下的達德，不是一般人所都有的。

•但是我們把這三字從表面上解釋：「智」，就是聰明多能。「仁」，就是有仁民愛物之心。「勇」，就是見義敢爲的意思。凡是一個人，如果沒有三大達德，也就覺得凡庸了。號稱佳子弟的，這三大達德當然會有的。

6. (特長的文藝) •文藝特長的人，不但他的父兄喜愛，即社會一般人，沒有那個不重視，不仰慕的。就是晉朝的王羲之，因爲他自幼能文，且善書寫，深爲他從伯所器重，所以曾對羲之道：「汝爲吾家佳子弟，當然不減阮主簿。」可見文藝也是佳子的一個條件。

以上六點，如能一一具備，那麼所謂「光前裕後，揚名顯親」，的能事，都能夠作畢了。同時對於社會國家，也有赫赫的聲名；對親戚朋友，也有無限的光耀。作者說到此，下一定義：「佳子弟，即說是大國民，奇男子，亦無不可。」佳子弟的問題，就此答覆，還祈明達君子指教！以爲這答案對不對？

言寡尤說

三級二期周器璿

言易招尤，少說無妨。是以君子知其然也。富書慎言之箴曰：「守口如瓶。

」又論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其餘」者，尤言也。

「尤言」爲人所恥，不可信口開河。即欲吐之，急當茹之。蓋以求其寡尤耳。

但是，我易由言，我思古人矣。而一班不願尤言者，高談雄辯，每肆出而不可復收；崇論閎議，恆一發而不能禁；我窺其意，若自謂遠勝於古人也。夫豈知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哉！

余輩愚子，耳有所聞，未必無疑；言無所式，焉得寡尤。要宜內省不疚，範才智於道德，懷仁而不遽言仁，抱義而不遽言義，惟恐一言既出，恥躬不逮，仍不如不言之爲愈也。有志於謹言者，其鑒諸！

救國先從自己救起

三級一期袁凌漢

中國不治者十餘年矣！世之卓然不污者，莫不欲救之，已嘗救矣，而復大亂，振之愈急而愈固，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救亂爲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國家者，民之所叢居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欲救其國，先救其心，心正而國未有不治者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正謂此也。然國人之邪正，自乎一二人之所向而已。蓋天之生人，庸愚者濟濟焉，一二賢而智者，國人之所君也。是以一二人之心向正，國人與之向正；一二人之心赴邪，國人與之赴邪；衆之所趨，勢之所歸，雖有賁育之力，莫之敢逆。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豈虛語哉！

夫天下事，成之者一人，敗之者又一人，成敗如此，治亂亦然。故大學曰：

「欲治其國，先修其身，」恐所向不當，而賊衆人，係治亂也。吾則曰，欲救其國，先救其身，救其身者，救自己之身也。然後以之惠民，以之治國，如反手掌，如折木枝之易也。先哲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猶謂士欲救其國，必先去其邪，而執其正。故曰，救國先從救自己救起。此言實塞亂之源，救國之方也。

夫唐虞三代之爲國也，德政修明，禮樂隆盛，所謂一二人者，咸在其位，野無遺賢，朝無倖位，故其風民也以義，教民也以仁，道同而向一，化疑稯爲訢合，易誹謗爲謳歌，君民一體，遠邇歸心，何以爲亂，不亂無所用救。此三代治民之具甚備，而所謂一二人者不臨亂，則先救自己，救之者常也。雖亂亦不過瞬息。蓋合全力而赴之，旁無牽制矣。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此三代所以行之，垂基數千年而不亂也。

降至於今，人心不古，詭計百出，狡滑多端，所謂一二人者，皆不當路在勢

；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爲口說，播其聲氣，世之人者，亦不得不蒸其習尙，而聽其命令，於是徒黨蔚起，政不統一；南北紛爭，地不統一，小醜據要，縣以跳梁，軍閥擁地盤以自雄，外侮突來，戰無所施，守無所防，束手而待，割地以和，然而中國之土地有限，外人之慾壑難填。甚之自挫其銳，自搗其業，外則儼然無所好惡，內則行其險詐以邀其功，國柰何不亂？此所謂一二人者不修其身，救其心，以所向不當，而賊衆害國者也。故曰，救國先從自己救起。

今蔣委員長提倡八德，推行國內，實欲國民救治自己，以救國家者。願我同胞排除暮氣，鍛鍊精神，修我甲兵，固我疆圉，以與鄰抗！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論

袁凌漢

士君子立身行世，言而爲天下法，行而爲天下則，垂榮身後，照耀史冊者，豈有他道哉？無非本先王之遺緒，承炎黃之舊業而已。苟矜奇務異，孤立特行，

非先賢之所是，執己見而莫移，釣名沽譽，炫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

蓋嘗論之，伯夷叔齊，殷人也。讓國而逃，武王平殷，叩馬而諫，不聽，去之。殷既平，天下宗周，恥食周粟，遂餓死於首陽山，聲名烈烈，義氣耿耿，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

雖然，伯夷叔齊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不忠者存焉。何則？觀其叩馬而諫，出萬死而不顧，忠義之氣，溢於言外，其辭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卒之不效於時，謂非忠可乎！及觀諫而不聽而去，隱於首陽，採薇而食，及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歿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卽此而論，伯夷叔齊，不得無餘憾矣。

夫既忠於殷也，則餓死首陽山者，孰若死武王之前，王必悟矣。既恥其周粟

之不食也，豈微非周之物歟？既求仁而得仁矣，又何怪虞夏之不見耶？既知國事之宜蠶也，又奚怨命之衰耶？且武王之伐殷也，電馳雷發，孟津之會，夷齊豈不知耶？既知之，曷不匍匐公庭，說於未出師之前，冀武王之悲其意而聽之，則殷祀不得絕，豈不勝於飢餓而死乎！計不出此，徒諫其已出兵之後，一諫不聽，至於天絕，是亦沽名者也。孔子之稱其仁，太史公之贊其忠，皆求諸外而不考諸內，觀其行而不察其心，非可倚爲確論也。

要之，夷齊果忠於殷也，則效微子可矣，何必硜硜然，學小人之事哉！其所以諫武王者，正自咎其罪矣。其死於首陽者，實求其名於後世也。忠臣報國，孝子酬親，曾若是乎？殷既平，周既興，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於自盡，以標高世清潔之虛聲，豈足道哉？幸也，得夫子而顯其名。否則，斯亦閭閻之衆人，當世之匹夫耳。雖然，伯夷叔齊，忠臣義士，固不足常也；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奴顏婢膝，覩然而自得者，又夷齊之罪人也。

早婚之害

二級一期楊繡錦

禮記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古人結婚期，如斯之遲者，殆亦爲子孫前程計耳。

何則，精神完足，英雄豪傑可爲；精神稍虧，中材人格難造，然男子至三十，已爲學二十四矣。爲英雄者，而英雄之業已成；希豪傑者，而豪傑之業已遂。血氣既充，精力亦固，雖婚而無害矣。

不然，童年便婚，未定之血氣必損；或冠而婚，一心爲國色所牽。欲爲英雄，而英雄之志，已消磨於溫柔之鄉；欲爲豪傑，而豪傑之心，復沉埋於狐媚之地。豈尙有遠大前程之望哉！

且自古鬚眉甘市朝之羞，英雄爲床第所誤者，比比皆是，况弱冠之年，知識方開之時乎！世之爲父母者，莫不欲子姪成英雄豪傑，願屢以童年娶媳，是欲子

姪前進而又陷阱之也。

總之帳帷歡娛，即憂患之區；蛾眉快樂，乃喪命之劍。早婚之害，伊於胡底！舉世青年，曷不以早婚爲戒哉！

自學說

二級一期楊繡錦

天下之理，不學則不知；天下之事，不學則不能，則人之不可不學也明甚。

然學須待師長之教，而後學之。甚至待師長之督責，而後學之，雖學亦未有真得也。何則？我之心，非師長之心也；我之氣力，非師長之氣力也。教則學之，不教則不學；督責則學之，不督責則不學。雖有心與氣力，不能用於事理之內，則事終茫然，理終昧然，師長亦末如之何矣。

要必自奮、自發、自礪、自磨、自斲、自斲，不敢拋棄，夕不敢虛度，師長授教之時，虛心體會；師長既教之後，實力研究，一字不容滑過，一句不容稍忽，則學問庶

有所成矣。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夫人而至於明與強，何患天下之事理不能知哉！

理信與迷信

二級一期謝國樑

現在我國一般在睡夢中的人民，只知道迷信，不知道理信，這是大錯特錯的，我想決定我們信仰的唯一的條件，就是證據。試問迷信能拿得證據出來嗎？

譬如鄉間一班人，他們有時得了病，絕對不去請醫生療治；間或請了醫生，吃了一二服藥；如果病症不好，就再也不去延醫，轉而去燒香，求神水；假使一次不好，再求二次，三次，以至七八十次；如再不好，他們不但不怨恨神靈，且勉強的說：「神只診得病好，診命不好」，這都是無證據的迷信。醫生對於病情

是明明白白的，開藥方給病人吃，藥下病除，這是照理可以相信的，是拿得證據出來的。至若迷信神道，那就不行啦！我還記得往年在某^報上看見幾句譏諷神道的话：「一聲不做，二目無光，三餐不吃，四肢無力，五官不齊，六親無靠，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九（同久）坐不動，十（實）是無用」。這真是說的得當哩！

由此看來，迷信盲目的，沒有證據的。並且無事實可言的，是有害無益的。理信是有證據的，有情，有理的，是有益無害的。所以我們應當崇尚理信而革除迷信才好。

自治

二級一期謝國樑

凡是一個人，無論在什麼地方，總要能夠自治。怎樣叫做自治呢？就是在社會上不要人家的干涉，在學校裏不要先生的管理，在在都能夠自己治理，就叫做自治。

譬如我們在學校裏讀書，如果能夠自治，聽講的時候，就應該不要說話，不要瞌睡；自修的時候，不要與同學相罵打架；又休息的時候，就不當時而跳起，時而舞起……這樣一來，自然不會受先生的警告和打罵了。既不受先生的警告和打罵，那麼就算是自治。

假使我們不依着這樣去行，是不是要受先生的一切制裁，那裏還能叫做自治呢？

現在中國已落到了危險的地位。推想起來，難道不是不能自治的道理嗎？斷然是。何以呢？因為國內的人們個個不能自治，如共產黨的擾亂，及其他一切土匪的搶擄等……，都是不曉得自治，所以在國內橫行無忌。於是日常國主義者，就乘機侵入，把我國的主權強佔剝奪，使我中國不得自由。同胞呀！要自由麼？快快去實行自治，才不受人家的束縛。

對婚姻問題之意見

一級二期姚中樞

婚姻，人倫之大事也。一有不慎，則貽害終身，不可不注意焉。故近年來，研究此種問題者，日見不鮮。吾一少年也。將來之幸福，繫於此者正多，是以不揣譾陋，將已見發表於下，以與世之未婚者，作一商榷。我國古禮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合二姓之好，雙方男女，皆無自主之權。自歐風東漸，自由結婚之說，鼓蕩全球。吾於此二者，以爲古法扼家庭之弊；今茲失羈縻之過。皆未適當焉。

夫專重父母之命，則男女間，性情之良否，品貌之美惡；與夫道德學問之優劣，無由洞悉，以致匹配失當，發生反目，而爲終身之憂；甚至演出黑幕慘劇者，比比皆是。其爲害，豈可勝言哉？自由結婚，在歐洲教育發達之國行之，尙難免弊，况我國青年男女，德性未定，爲一時情慾所動，遂託終身。不旋踵間，

而尤之怨之，表示脫離，似乎以婚姻爲兒戲；且有假自由之名，飽其肉慾，而與禽獸無異者。

吾故曰：「古禮今法，皆未盡善也。」然則，如何而可？曰：「與男女以婚姻自主之權，父母負監督之責。則曖昧之行爲既免，而匹配又得其當。自能永以爲好，無勃谿之虞矣。」

說 假

二級一期周 耀

天下之事，至複且繁，如浩浩江河，廣無涯際，非片言所能盡，非楮墨所能形。一言以蔽之曰，假而已。試以人類觀之；人生如一夢也，夢之長者，不過半夜；壽之長者，不滿百年；人之生也，入夢境也；人之死也，出夢境也。夢中之事，猶人生一世之事。雖有田連阡陌，身居九王，及閱數十寒暑，則化爲烏有。古來爭名奪利之人不寤也，而今安在哉！此人之假也。

匪特此也，如草木然；春生秋實，至冬則枯黃而萎。歐陽子謂豐草綠鬱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俄而秋風忽起，草遇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此草木之假也。

他如昆虫鳥獸；有朝生而暮死者，有春生而秋冬死者，有數年而死者，皆不_下延能一線之命，此昆虫鳥獸之假也。

又如金石田地：金、至堅也，有時而泐；石、至頑也，有時而裂；桑田、忽變為滄海。此皆假也。

由此觀之，兩間之物，無一非假，欲於假中求一真焉，將用何法乎？曰：惟有立功、立言、立德、於社會，聲聞當時，流芳千古，方謂假中之真耳。

湯武革命論

二級一期蕭樹梅

天之生斯民也，立之君，作之師，所以保民也，既以保民為責，應以仁民為

心；若不仁民而暴民，則失君師之責，可指之爲民賊也。既爲民賊，則人人得而誅之，要不可以倫紀綱常拘焉。試以湯武革命論之：

夫湯武，臣也；桀紂，君也；接諸倫紀綱常，似無革命之理。無如桀紂爲君，淫其心志，恣其殘暴，窮民之力，竭民之財，敲民之骨，吸民之髓，如肉山酒池之設，瓊宮瑤臺之作，斷脛剖心之舉，賊仁害義極矣！謂非民賊者，非也。湯武生當其時，目擊心傷，不忍坐視民之死亡。於是舉革命之旗，興弔民之師，放桀於南巢，伐紂於牧野，拯民於水火之中，而置之衽席之上，其革命也，誰曰不宜。

木蘭代父從軍論

二級一期 蕭樹梅

立偉大之功。建非常之業，不出之鬚眉豪傑，而竟出之巾幗英雄者，自古以來，其惟木蘭乎！

木蘭者，花孤之女也。淑守閨門，素尊內訓。當國家危難之時，軍書旁午之際，父年衰老，不免徭役。木蘭輾轉思維，激昂慷慨，戎裝就道，代父遠征，十二年於外，卒至建立功勳。國家嘉之，錫以爵祿，而木蘭無心戀貴，乞馬歸家，以養親老。

嗟呼！木蘭一纖纖女娘耳，竟能盡忠於國，孝親於家，誠所謂忠孝並舉，女中之丈夫也。世之堂堂男子，當外侮頻仍之時，見槍林而色變，聞礮聲而膽裂者，讀木蘭從軍之詩，能無愧乎！

合羣

二級二期歐陽峻

一手獨拍，不能成聲；一足獨行，不能成步；此公論也。故鳥羣，而後能飛；獸羣，而後能走；人羣，而後能立；國羣，而後能強；未有個人獨立，而一切生活交接俱備者也；未有國強而不由羣策羣力者也。吾故曰「羣爲強國之本」。

方今之世，大壓小，強陵弱；衆暴寡；不合羣，小何以敵大？弱何以敵強？寡亦何以敵衆？蓋合羣原所以謀共同之生存也。

合羣者何？集個人而成羣，合作之謂也。以衆人之事合爲一事，以衆人之能合爲羣能。然個人須盡厥義務耳。何則？既合羣矣，參爲羣中之個人，羣之幸福，即個人之幸福也；羣之禍患，亦個人之禍患也；未有羣有禍，而個人不蒙其禍者；亦未有羣有福，而個人不沾其福者；故個人有謀，須謀於羣，勿私也；羣內有亂，須弭其亂，勿忽也；外羣有敵，紛身以禦，勿貳也；協個人之力，而爲羣力；僂個人之心，而厚羣生；以收衆星拱之之效。城誠如是，其羣庶幾固矣。

夫泰西之興也，以合羣；中國之衰也，以不合羣；且雖有合羣之名，而未有合羣之實；雖有合羣之人，而未有合羣之心；苟合矣，試問有幾人盡厥合羣之責任者乎？一遭挫折，則曰：「大事來，各自飛；一爾爲爾，我爲我」；於羣何有哉？吁！以斯人而立國，國豈有不衰者乎！

中國乎！國民乎！欲保家乎？必先保國；欲保國乎？必先合羣。昔者六國合羣，嬴秦不能移周鼎；孫劉合羣，魏晉不能平蜀吳；宋金合羣，蒙古不能成一統；故有君之國，不强而合羣強，離羣則自速其亡，寧勿以此爲殷鑒歟！

生與死

二級二期歐陽峻

天下之最樂者，莫樂於生；天下之最哀者，莫哀於死；是以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獨不思梁任公曰：「人生苟虛生，不如其死」。善哉！任公之言也。

夫人之一生，若不能造赫赫之偉業，轟風雲於大地；雖生亦何益哉！彼逢迎阿諛，以求富貴；粉白黛綠，寄身鄙夫；屈膝求生，廉恥何在？生命雖存，人格已喪，以此爲生，不如死矣。

余嘗瀏覽史冊，古之輕生好死者，氣壯山河，名昭日月；如伯夷之尊父命而死，叔齊之重天倫而死；蘇武之盡忠，岳飛之報國；我後生者談其軼事，莫不嘖

嘖嘆美不置焉！此數子者，生中以求死，而死於清時；死中以求生，而生乎千古；然則人之生也，不如其死矣！

奈何今之輕生好死者；死不得其宜。不爲孝死，不爲忠死，不爲國死，或負小忿以懸襟，或失降遇以投江；以活活之生命，而慄慄致死；良爲可惜！匪特此也，蓋父母之生我以百體，願我有爲，以顯其志，揚其名，彰其德，悅其心，使死之無名，則負父母之望多矣！

吾願後之生者，抱經天緯地之才，負救國保民之志；生爲世人欽佩，死爲世人崇拜；上償父母之志，下餘子孫之福；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則生與死，亦何別乎？

教育與社會

二級二期周維幹

夫社會之有教育，尤動物之有文飾，植物之有枝葉，天地之有日月，山川之

有水土；動物無文飾，則不能表其華采；植物無枝葉，則不能識其榮枯；天地無日月，則無以別其陰陽；山川非水土，則無以分其脈流；社會無教育，則無進步，無組織，而不能別其文明野蠻也。夫天地自初闢以迄今，數千餘年矣。而其間之經過，有自然之步驟，以分成若干之時期：初曰洪荒，次曰游牧，而後有國家社會也，洪荒之世，人類渾渾噩噩，與當時之獸類無別；至游牧時代，始有不成文之社會組織，而仍無教育，人類靈機雖稍變化，但其異乎異類者，猶無幾也。歷此二期之後，教育隨之始興，社會之組織亦日而密，人類之靈機，漸進而為智識，凡言語舉動思想，與洪荒游牧之民迥殊，生活物質，亦遠異乎前二期矣。

夫社會之所以成，因人民之有組織也；人民之所以有組織者，因其有智識，知求需要之充分，生活之完善，己身之生存也；而其智識之所以有，則在乎有教育之濡化，瀉其野習，啓其靈機。使其噩噩渾渾者，得以清醒明白，使其清白者，進以智識，而得明乎爲人之道，知圖生存之必要；更由此而知自強自雄，謀物

質之精緻，文明之進展，日圖進而不止，繼求精而愈精，務以超人爲己願，勝人爲決心；於是社會之物質文化，創造建設，日益章采，極其巧異，而世界之物質文化，亦相形益進，如風雲行空，一日千里，而不知所止，則己之社會國家，亦隨之亘古不滅也。

設使有社會而無教育，略而言之，則不成爲社會；質而言之，則其必歸天演淘汰以至於消沈，而人民之智識無由而得；人民既無智識，則社會之組織無以成；無社會之組織，則文化無系統而無進步，物質無改更亦無以精，如是則洪荒之民，永存乎野獸之羣；游牧之民，永滯乎不規矩之露暴生涯而已矣。然自然公理主乎進，非能任其遲滯也；彼遲滯則此進，此止後則彼前，倘不爾者，恐世界人類，爲今日之禽獸久矣！是故人類之進化，文明之進步，野蠻之界分，一皆視社會教育之何如？是以我國先代之聖主賢輔，達明之人士大夫，其治國之詮訣有二，一曰教，而養次之，養者生命之源，而後于教，是教育之關於社會者可知

矣。

處今之世，文明已達極點！欲社會永存於世，須先求稱強於人；欲求稱強，則非教育不可！尤非極力振興不可！不聞英日德美之強乎！其所以強者，豈其當局之善？抑其英雄之輩出乎？非也，教育之力也，據近世巨子調查各國教育之普及者，莫過於英日德美，以其國內之文盲較之可知矣，英國現今之國民，幾無文盲之可言，日本雖稍有之，不過全數百分之一二而已，德美較英日雖增，然亦不過其全數十分之一二耳；故其大多數之國民，皆具優善之智識思想，人人知爲國家，強社會，富進取，有毅力，團體永固，組織周密，故其出而無敵，退則可持。

。反觀乎世界之弱國，莫過夫中國，其所以弱者，豈當局皆否善乎？抑無英雄乎？非也，乃教育之未普及也，夫教育不普及，人民受教育者少，於是文盲遍及全國，幾佔全額百分之九十有餘，此大半之愚民，其莫知有社會團體，莫知乎生存淘汰，以致爾我之不相關，國民之相秦越，而其亂漫之精神亦成，故使其團

結也難矣！欲其愛國，而舍身爲國更難矣！其奈何哉！即就其受教育者而言，亦曰：教育之不良，教之無方，育之非道，爲正之藝不足，而召亂之術有餘，上有犬狼，下有鱗龜，黠者肆無忌憚，愚民苦而莫言，中國之弱，其又奚尤！是教育不優良，有關於社會也如斯，能不愼乎！方今大禍臨頭，雖有智識而熱誠愛國者，大聲疾呼，而其無知文盲，尤然不睬；即或知之，亦不明存國之要，亡國之苦，反以爲青年之暴躁，好爲多事，嗚呼！教育之于社會也如是，同胞乎！其亦知否？知而爲之圖乎！吾極望之，吾竭力以倡之。

講信修睦

三級一期楊治國

夫上下相欺，軍民同僞，此傾彼軋，爾詐我虞，故無所謂信也。兄弟鬩牆，同室操戈，冰炭不投，水火不濟，故無所謂睦也。惟其不信不睦，故爭奪之風起，戕殺之習成，天下之亂亡，民生之凋敝，可勝言哉！

願欲挽此頹風，力濟時艱，苟非信爲之講，睦爲之修，則無所爲力。蓋信者彼此不欺，誠實無僞；不輕諾，不誑妄，可以處世，可以接物，故宜講也。昔孔子曰：『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是信之講無容緩也。睦者何謂？曰：爾我無爭，和以處衆，胡越一家之謂也。昔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又堯之親睦九族，舜之協和萬邦，孫中山先生之欲世界大同，何莫非修睦乎？故睦之修，宜孜孜以從事焉。

今我當道，果能講信修睦，法先哲之道，下正民彝，爲之立忠孝慈愛之法，以植其基；爲之示禮讓謙遜之則，以維其誼；爲之決嫌疑，定親疎，以防其亂；爲之別同異，明是非以息其讐。使國家自治無爲，人民相安無事，風清雀角，法美俗純，干戈寢而不用，戰爭廢而不起，熙皞之聲相聞於野，禮讓之風遍及全國，復太古之治安，開近世之仁風，庶無負於講信修睦之道耳。左氏云：『親鄰善

仁，國之寶也。」禮云：『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諒哉藥石之言也！噫！微斯，誰與法？

犧牲的意義

三級一期楊治國

人生無百年不死之身，而有萬古不朽之名者何也？蓋其功高天地，澤及生民，有非常之事業，有不世之奇行，爲人之所難爲，能人之所難能，誠世所謂鐵中錚錚，備中佼佼者歟！夫英雄豪傑之持身涉世，養天地之正氣，具大無畏之精神，不戚戚於貧賤，而爲利祿動其心；不汲汲於富貴，而爲權勢奪其志；本日月之光明，行黜陟之權衡；輕生命於鴻毛，重名譽如泰山；苟有利於國計民生者，雖九死而不顧；有害於國家同胞者，雖少損而不爲。此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者之所爲耳。此其人光乎日月不足爲明，萃乎天地不足爲容，所謂千古一人，而流芳百世不朽也。豈常人之所能其萬一乎！

蓋常人之所爲者，貪生怕死，臨財苟得，見利忘義，寡廉鮮恥，凡有利於己者，雖喪國而亦爲；有益於己者，雖辱身而不顧；斯而人，爲私人之犧牲則爲之，爲國家之犧牲則不爲；爲財利之犧牲則爲之，爲民衆之犧牲則不爲；是其心爲利祿所動，私欲所蔽，此常人之所以爲常人，亦世之所謂賤丈夫也。若夫英雄豪傑之處事也，知其有利國家，有益人民，雖犧牲一己之生命財產而不惜，而以犧牲國家人民之利益爲深惜。惟其如是，則於犧牲之旨，見之真，守之切，經然不移，確乎不拔，故其犧牲之心正，而其犧牲之志堅，宜其犧牲而不爲虛犧牲矣。

小說

黃鼬生涎

三級二期李仁守

一座高山邊的土洞中，住着一隻很貪饑的黃鼠狼，正豫備出洞去找食物，剛纔溜到洞門口，忽聽得一聲嘹亮的長嘯，接着，一隻白鳥，從洞邊的松梢上，振翅飛向天空，高高的鑽入雲裏，他最關意的溜到松樹的底下，檢起一片白毛，就是那白鳥的毛羽，白如雪，輕如煙，細軟光滑，如水似油；香氣芬芳，如蘭若麝。他愛好極了！放在鼻尖上，嗅了又嗅，摩了又摩，幻想那嫩肥香酥的白肉，定比甚麼東西都香甜可口；饑液便津津下垂，不能自禁。他想：那白鳥一定要來這裏過宿的；那末，我是有希望了。他又想：果然把她捉住了，要怎樣吃法才有趣呢？是要慢慢地細嚼去領略滋味嗎？不；一定要吸蜜糖似的一口吞下肚去，不給

那硬酸的牙齒分了味去。他等着，等着……天黑了，風冷了，大約今夜是不來了；明天或許來這洞邊的井裏，吃水，洗澡，玩耍的。那末，等她洗浴了身子的時候，便風樣的撲過去捉住，玩夠了然後吃。

第二天早上，他在洞門口眼巴巴的瞻望天空，注望山邊和井裏，以為這個美味靠得住，再也不想去找尋別的東西了。直到太陽離開山脚，她還是沒來，饑餓極了，心思想去找些別的作點心，又恐她不時降臨，失掉了好機會。他越想越餓，越餓越想；直到天黑了，才挨着空餓，溜了進去，依然是前夜一樣的再也不能入睡。

第三天的清早，太陽剛爬出地平線，他便睜着失眠的倦眼，又望着長空，望着松梢和井裏。

他這樣忍饑的過了一天又一天，身不己消瘦了，然而他仍是眼睜睜的在洞門口呆望着。

他的伯伯松鼠知道了，帶了一些食物給他，並警告他說：「貪饑的可憐的孩子啊！你尙沒有清楚的認識她，怎偏要爲她而犧牲呢？她是高尚的安琪兒，你是土居的小動物，她怎能由你饑涎呢？你看她逐彩雲而翩翩，雖鷹鷂也不能攫食，你何這樣癡貪，太不自諒了！」

母子失遭的一段片

三級二期呂讓文

雄雞初唱，四圍還是黑暗的可怕，爲着饑餓所迫的她，早已不能安眠；爬了起來，坐在床沿，默然地想着將來的一切；有時望着那黃瘦的小孩，心靈中更增着無限的愁思，如受着電力般的麻醉，仍倒臥在半節的破蓆上，哼！一聲長嘆的泣着，而伴臥在左傍的他，一點不動，只是鼓着豬般的睡鼾，她恨不得就此終止他的性命；可是女子的心情，竟硬不起凶惡的心腸，同時又爲髮枕之情所抑止。

雄雞三唱，林雀四處飛鳴，推翻了宇宙多少的岑寂；接着，紅艷的朝陽，悄悄地从東方偷度而上，把自然界的一切，都映成一般血紅。驚醒了病痛似的小孩，輕輕地掙開淡薄無光的兩眼，向屈伏幽咽的母親瞪着。「媽媽！天亮了。我們怎樣？」小孩細微的呼喚；她忍住一切抬起頭來，淚珠已充滿了陷下的眼眶，望不真小孩的形態；同時還偷望他一眼，仍是原狀。

「寶貝！天亮了我早知道的；但是大家都沒有起來怎麼辦？在這樣爲富不仁的地方，我實在難以自救！你不若叫你喪心的父親帶你去走一走好嗎？」她悲惻地附問：「唉！媽媽！父親是不能依靠的，假若他能顧及我們，怎能夠到了這個山窮水盡的地位；現在他成了一個襤褸不堪的煙鬼，何能負擔我們的生活？你叫我隨他過活，恐怕我……我……我的生命要死在他手了。」小孩放聲哭着：徐徐地走到她的懷前，陪着她一處哀泣。

在她俯沉痛的時節，雲兒怕日光見羞，就儘量把碧空遮掩着，不願人間有這

樣的悲劇。回頭來的東風，只是滿室的巡遍，盡力的掃除，總不能掃去她半絲的沉痛，反而增加她不少的哀愁。

但是從她那種姿色與雍容雅度的舉止看來，並不是一個什麼窮賤的女子，然而爲良人的所遇不善，也不得不使她趨於流落的途徑了。每當她碰着一班所謂少爺小姐，就沉吟着自己的苦痛；小孩一見人家吃飯時，口角就垂着沫涎，恨不得連碗拿來吞了下去；可是狗眼看人，遍地皆是！即有錢糧萬儋的財主，都是把資產留給子孫受用的，怎肯拿分文來救濟貧民哩！

夕陽西斜，四塞都籠罩着黃昏的晦氣，她感受了窮途的奔波，一面安慰小孩，不要啼饑；一面尋覓歸路，逕回家去。

及抵家園，雙手推開柴門，他仍是躺在床上抽鴉片，小孩也順便的躺了下去，臉色慘白，已是疲憊過了。他一見她倆回來，慢慢的爬起床來，去探討他倆所得的食物，殊想終是給他失望！于是他氣憤憤地又抽起鴉片，嘴裏嘖哩咕嚕的唾

罵，大約是爲着沒有留些東西給他吃。頓時小孩被他驚醒了，知道他的怒意，便接連說着：「父親！不要瞎怪！也許是你的錯誤，我們並無不是。」他跳了起來，凶狠狠地望着她說：「我有什麼不是？你告訴孩子怎樣？」可憐的她，能力不足，只得任他怎樣。小孩要插嘴說：「你不要發氣！這話不是她給我的，是我所感到的。」『怎樣！』他叱咤一聲：孩子也驚得發抖。

「我們每向人家告困，總要問及我們的一切的一切。我只恭敬地回答：有父親，今年是二十七歲了，我只有一個人。人家聽到我的答語，便說：『二十七八的大漢子，三口人的生活都負擔不起，還要你們流落在外，我是沒相信的』。所到之處，每每如此，所以我說是你的罪過。」他又高聲道：「你只好說沒有父親，人家就會憐憫了。」小孩很下氣的對答：「我明明有父親在，要我說沒有，我是不能說謊的。」饑餓而且受氣的她，伏在床沿，想來想去，根本沒有生存的可能，於是滿腹心情，全趨於死的一向，但是總舍不脫可憐的小孩。

唉！她悲泣了，她的半騷似乎要向誰發現的，但看其面色的表現，急於要脫離苦海，去尋快樂之鄉了。

苦雨中的慘劇 馮到

三級一期蕭尊德

瑞林這幾天沒有前天面上表現着極得意的歡顏了，在一間三幢的茅屋裏，陰鬱地寂寞沈思着，原來在埋怨這個無情的雨，在未下雨之前，每天作些工做，饑寒就無虞了。現在呢？北風呼呼，霖雨連天，空氣寒冷，肚內飢餓。

一個七歲的小孩子，懶洋洋地戰慄着，上下牙齒打擊着，走到他的面前說道：「爸爸！今天這個時候了，怎麼還不煮飯吃呢？我肚裏早已空虛了。」

他抬起頭來，握着孩子的手說道：「兒呵，你去問你的母親，看米桶裏還有米沒有，叫她去煮來你吃。」

隔壁一間房子裏面，一個中年婦人回道：「米嗎？已是沒有了，拿什麼來煮

呢？」

這時他們的眼睛裏不時有銀白色的珍珠，如蟲兒般從眼眶裏飛了出來，用他們通紅了抖戰的手掉換地揉着，喉中已咽咽發聲了，啊！他們原在悲哀啼哭了。

第二天，他的老婆躺在床上，無力再爬起來了，他的兒女，一堆兒，在屋角裏哭着，他的大兒——十六歲——對他的老婆說道：「母親，你可以到姐姐那裏去過活，好嗎？」

床上的中年婦人回道：「兒呵！你難不知道你的姐夫的脾氣嗎？他得受他父親的遺產——五六畝田——後，天天只有好玩好耍，全不作事，他的田早已給別人耕管了，他的房子，早已授別人佔住了，現在恐怕與我們差不多的窮了，到那裏去，也是不濟事的，還是不去爲好。」一個十七八歲的男兒，背着一個中年婦人，戴着笠帽，在細雨中跑着，一會兒，到了一座蘆葦結成的屋子前，把中年的

婦人放下，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從蘆葦屋中跑出來，站在柴門口，迎着他們——中年婦人與十七八歲的男兒——說：「母親！你怎麼這樣消瘦了？」說完，他們三人眼中的淚珠，如怒潮一樣地澎湃着。

他的姐夫，坐在堂屋正中，看見他們進來，很不滿意地斜視着，直等待他們到了面前，才站起來喊道：「親娘！弟弟！你們今天好不怕雨呀，吃了飯不？」

時候本是下午二句鐘了，但是他——瑞林——家沒有米，那裏有飯吃呢？所以他的老婆和兒子，回答他的女婿說：「飯，還沒有吃呢？因為天公下了好幾天的雨，路上泥濘很厚，滑得非常，所以這個時候才到你家。」

他的女兒——萼卿——聽說母親和弟弟還沒有吃過飯，趕快地向爐灶裏燒起火，煮熟飯，給瘦得如柴一般的母親和弟弟吃，她表面如此地工作，心裏却飲吞了許多無形悲哀的淚珠，她知母親和弟弟是沒有飯吃才瘦弱得如此而來的，可是

母親我既然得以看見，而父親和其餘的弟妹們，是個甚麼樣兒，還未得相見，想也像母親瘦得一樣如枯木了。因此她心中早已悲慘起來。

他們吃了飯後，天已黑了，她——尊卿——的弟弟，已是不能回自家了，所以她的弟弟那晚就在那裏過夜了，因此她又將年來所積的一筆錢，在那晚給她的弟弟，叫她的弟弟拿回去，買米來煮飯給父親和其餘的弟妹吃。

她的弟弟回答道：「姐姐，這是你幾年來，辛辛苦苦積下來的，我怎好拿了你的去，母親在你這裏，我是很好過了，至於父親，倘有我們兄弟去想辦法養活，你是不要愁的啊！」

「你……你拿了去，」他姐姐想繼續地說下去，但是喉頭像有骨鯁塞住了。

明天早上起來，雨還是不斷地落着，他——尊卿的弟弟——想回家去，姐姐却早已替他備了一個布袋，當他回家時，給了他，他走了一里多路，打開袋子一

看，內裏盛着幾升米，四塊洋錢和五串銅元，他知道姐姐是給予他去養父親的，所以他背了袋子，飛也似的冒着風雨，跑回家去。

既抵家門，跑了進去，看見他的父親和弟妹們都躺在床上僵直地睡着，他父親的手，正在拖着頭上的頭髮，像要把什麼苦悶，都要從頭上拉下來似的，他走近床前去看，已不見呼吸了，啊！原來瑞林和他的兒女們——除他和她——都被苦雨阻斷了出門覓生的去路，也饑餓而先死了，於是他趕忙地走到他姐夫家去告知母親。

剛走到姐夫門口，只聽得一種悲哀悽慘的哭聲，仿佛與自己的悲哀融合，進去了，看見母親在地上直躺着，大姐在母親的身旁坐着哭，唔！母親難道也死了嗎！他心裏這樣想着，走到母親身前，果然不呼吸了。如是他的悲哀更加上一層。

濛濛的細雨，還是連續地下着，那落盡葉了的樹，被北風吹得禿頭無容，那

河裏的水，已降到零度，結爲冰了。啊！原來是冬神來了。

從此以後，這個村中，那座茅屋，冷冰冰地空虛着，倒塌着，唉！雨神，你的魔力竟會把窮人的苦路，灑個乾淨，然而世界的污濁，還沒見你蕩滌，而且越多呢？

小品 春風中的校園

三級二期向鎮河

啊！曾相識的東風，今則回頭來了。你看她的氣勢和活力，情願將嚴冬桎梏赤條的一切，儘量恢復；使春姑，穿着退寒的和服，多飲些醇酒似的膏潤，趕快睜開惺忪的眼睛，褪去舊污破爛的衣裳，從新進取自由的幸福。

站在春風中的我，猛一抬頭，呀！春天原來是這樣；這樣，就是自然界嗎？

你看 那娉娉娜娜的楊柳，披着綠色的衣裳，一絲一絲的糾結，越顯出一團春意。爲她的點綴。

一縷黃酒似的陽光，從柳葉縫裏漏下來，射在池水上面，和翠芳兩相反映，打成一片燦爛的錦繡。幾尾黃金色的魚兒，浮在水面，羨慕園中的樂趣，非常活潑！你若使穿過花草叢中，那就會一照眼齊紅，染衣盡綠了。

還有玲瓏的小鳥，蹲在柔輦枝頭，唱着春歌，十分可愛！而花下的狂蜂，嘗着花蕾的香味，盤桓地旋個不息，生怕春光逃走了。

這時的我，越看越起勁，靈魂幾被春神吸去。恨只有一個口，不能受盡園中的淑氣，得到一個新的表現，而增加我的思想，化爲「亞頗羅」。

然而現在的春風，已佈滿了宇宙，我們應當去歡迎她，來整理校園，使變成一個完備的，整齊的，美麗的才好咧！

唉！是了。紅的花，青的草，已在園地上裝飾得很整齊。朋友們！快來領賞這園中的春風美景，以促進我們的觀察力自創力吧！

送春

三級二期楊善述

日暖風恬，大地皆春。其來也，吾未嘗迎；其去也，將何以送？回溯河山錦繡，都從煙景篆出，而落花水面，斐然成章！春亦可謂有情于余矣；余可忘其厚惠乎！故作文而送之，以表別情耳。語云：「晤面易，送別難。」而况青春難再，既聽其去；一去莫留，雖有復來之日，而所來者，非今此之春也。今此之春，何異于昔？奈昔日之我，非若今日之我；今日之我，尤非將來之我可比也。

然則春去一日，余老一日；春之於余，關係未免太重，豈可猶醉猶夢，送之使去，以光陰爲過客，以天地爲逆旅乎？即景生情，因情生感，不自知其何以處之也。但願春之一來而不去；名爲送之，實則留之，勿令其去我而他適也。春乎！春乎！將何所適？誓從汝行！

秋夜

三級二期李仁守

蟬聲吹去了蒸人的暑氣，雁足帶來了悠閒的秋雲，清風和而微拂，水澄澈以
拖盞，往時明淨高潔之秋，又一度降臨了。我獨步於柳陰的階前，微吟「西下夕
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的好句，怪道：聰明的詩人啊！我今晚領略到了。

然而，碧海般的天空，竟把載不住的皎月的清光，瀉佈地上，我又不覺高吟
一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古詩，更佩服聰明的
詩人，突引起了我的鄉思。

在神往的甜蜜的回憶裏，憶到在家鄉的小樓上，一燈熒然，四窗開朗，獨坐
窗下，漸泳古篇。清風徐襲，涼意爽人。

及至誦興微漾，憑窗四矚，荻港葦渚，明滅着數點漁燈，依稀遠山，斜托起
一輪明月。

我在幻想了，我彷彿瞧着月殿嫦娥，白羅輕裹，翩然玉立在碧海青天，悠然閃爍着塵寰秋夜。噹的一響，依然是明潔如玉的秋月，嬌軟無力地臥在白雲側邊。若不是隔江茂林中盪出了這清澈的夜寺鐘聲，我早效明皇故事而神遊月宮了。

幻想覺來，已是夜深人靜時候，祇有遠處的打油聲，里間的犬吠聲，牆根的草蟲嚙嚙聲，階前的落葉沙沙聲，和那淨勻婉轉盪漾秋空的鐘聲，交響雜奏着秋夜的月明之曲；閑望着窗上的高梧疎影，只覺得滿窗清涼。

多麼甜蜜的生活啊！此時此地，我祇有憧憬着了。

一個殘暴者——風

一級二期曾寬

一呼呼的吹過，是什麼？不消說，就是那有聲無形摧殘萬物的風魔了。

天正黃昏，陰霾晦暗，很惹起了我果腹的疑機，不覺自言自語的道：『烏鴉

兒爲什麼哇哇的叫過不住，是餓了嗎？不。爲什麼柳兒草兒都向着牠的稜角鞠躬，是迎賓嗎？不。」因爲受着那風魔的摧殘和壓迫，沒有抵抗的能力，勢不得不屈服牠咧。唉！多麼可憐呢？多麼的不平等呢？

萬惡的風魔呀！你既會逞你的殘暴手段，吹平了李賀的山，捲破了杜陵的屋。上帝既不知斧斤般的誅戮，下民又不曾興閭閻的師旅，真是你的僥倖了。又何必把那細腰的弱柳兒，蕤蕤的衰草兒，惘惘牠們欲搖則搖；壓迫牠們欲擺則擺。更何故把烏鴉兒吹得哇哇的叫，使秋蟲兒三減其口。我要問汝，究竟是爲什麼？——難道恃着你些小的威力，殘暴那蟲鳥兒和那些花草們罷了。

萬惡的風魔呀！你要知道，地球上的優勢，是不能永遠強佔的；雖拔山舉鼎的項羽，也有烏江自刎的一日。我勸汝趕快地「勒馬懸崖」，少施暴虐的手段。這着仲尼氏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吻；想着那一「物極則反」一器滿則傾」的至理，庶可免怨讎交至，謗罵萬年了。如若醉心不悟，加重殺機。則我不得

不誕告生物界的弱小者，繕甲礪兵，高撐桑蓋柳旗，以與你堅壁相搏。孰得孰失？汝其猛省哩！

我

二級二期吳賢忠

夫人爲萬物之靈，而我亦人類之一。人則回顧方趾，渴飲饑食。其始也，與人無以異也；其繼也，志趨不同，造就各異：或人勝我，或我勝人，或人役我，或我役人，或崇拜我，或鄙賤我；或以我爲天壤不可少之人，或以我爲古今不多見之士，從而重望我，庇蔭我，倚賴我，景仰我，抑或我之不仁不義而怨尤我，或以我之無智無識而輕視我。前途渺渺，未可測也。

雖然：『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萬事萬物之理，莫不備之於我。我欲爲聖賢，是聖賢矣；我欲爲豪傑，是豪傑矣，我自尊則尊，我自重則重，我自輕則輕；我爲天壤不可少之人，則有我躬不容辭之責；我爲古今多見之士，則有我身所

常盡之功。一時有我，萬古有我，則我之爲我，方不愧爲我，不失其爲我。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所謂『求在我者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斯。』若乃我自暴，我自棄，是有肉體上之假我，而無精神上之真我也。

嗚呼！天地生我，父母育我，師長教我，其所厚望於我者，當在我之超出於人也。我苟不自立焉，自勉焉，以期實現我之小我，完成我之大我，能不爲有爲者所笑乎！

讀莊子馬蹏篇

三級一期 潘紹成

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萬物之準則也。聖人矯自然而妄自作爲，殘民之樸也。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又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旨哉言乎！』

夫物各有常性，順之則治，拂之則亂，馬死於伯樂，傷其性也；民敵於聖人，殘其生也。揠苗助長，非爲無益，而又害之。故曰：聖人者，天下不祥之物也。韓愈曰：『若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是不知聖人亦人耳，人循自然有不滅之性，而後誕生聖人；非聖人之能生人也。其亦以聖人有斷喪人類之技，而重聖人乎！是則吾不知也。

雙十節感言

二級一期賀元灝

自暴秦大倡專制，箝束人民，相沿成習者，數千百年，迨至晚清，朝政不綱，舉國怨懣，致激辛亥八月民軍發難於武昌；不旬日間，專制去而民國成。自由奮鬥，共和果蒸。增我歷史上莫大光榮，開我中華千古未有之政局；我四百兆同胞咸謂從此可享自由平等之幸福矣。

厥後新政府成立，以武昌發難日——陽曆十月十日——定爲中華民國國慶紀

念日，示不忘前功也。

迄今已有二十四載矣，乃幸福未享，而同室操戈，外則強鄰肆虐，內則共匪燎原，家國亂離，河山破碎，乃城狐社鼠，猶復醉生夢死，忘國仇，勇私鬥，教育不興，實業不振，國勢如斯，危亡無日！尙有何慶祝之可言哉？回想當年，擲無數英雄之熱血，始達五族共和之目的。今反如此，能不慨然！

自今以後，幸望同胞，各息爾私，各盡爾職。聽中央之命令，樹國家之威信，團結精神，發揚民治，本愛國之熱忱，盡份子之責任，削平內訌，捍禦外侮，使我國一躍而爲強國，則庶乎我國之國民，永享自由平等之幸福矣。

詩詞

搗練子

祝本同

二級二期王子達

文苑苑，樂在中！春時韭菜秋時菘；承許園丁常灌溉，得逢化雨又春風。

春興

三級二期呂讓文

嫋嫋春風至，輕寒消似雲；鶯翔銀哨嘯，野闌子規云，粉蝶隨桃醉，巧鶯戀柳殷；好景憑君賞，新潮意却勤。

書懷

五古

二級二期林光烈

我本農家子，魚魚末學才。人巧多機變，予拙獨徘徊；薪歌尙古調，胸襟遠

俗埃；篋鯉盈尺半，杏村沾舊醅。貪泉不可飲，窮途不足哀；瓢瓠行吾樂，焉用活水杯！仁智無憂惑，歲月自去來；山川若棋局，乾坤一戲臺。鳳凰胡不至？魚龍未成胎；地柱賴誰擎，天網總恢恢！餐晦竹林裏，優哉復游哉！

春 雨

三級二期向鎮河

春雨縷縷，帶來萬段愁；恨那瞿靈曾弄頑，好春就是這樣了。

真怪！湊巧！

雲山化作五里霧，柳眼含淚欲墜；怨東風，怯弱無力！重增梨花寂寞。

春 晴

前 人

綠漲平疇翻碧漪，桃花醉向翠屏移；長空物色春如許，會放風箏到幾時！

春興步呂讓文原韻

前人

煦煦春光麗，江流逐逸雲；天高泛籟響，灘淺聽鷗云；紙鳥怨風薄，柔楊帶雨殷，煙霞遠樹合，好景看惟勤。

都梁贈別

前人

促膝共覓約一年，友情密處影相憐；漫嫌折柳是多事，濱水青山亦黯然！

月夜泛舟 五古

二級二期林光烈

買棹湖心裏，月影伴行舟；此去故鄉遠，幸連萬里流。星光浮水面，漁火徹江秋，煙樹啼寒鳥，孤村叫夜鳩；如聞嫠婦泣，猶抱杞人憂；解檣冰盤上，彈琴水調頭。長歎復擊槳，好景任去留；杲杲東方白，逸情未易休。

桃始華

三級一期楊治國

春到天涯草木榮，桃花爭放笑盈盈，遊人不許空折攀，恐費東風一段情。

花月夜

前人

皓月東升上碧空，百花競放滿園紅；微風入耳清香遠，疑化嬌人入夢中。

暮春

前人

聞道春光盡，胸中大不平！鵲啼愁泣別，燕語訴離情；不見遊人迹，惟聞衆鳥聲，東皇今日去，速速數歸程！

一翦梅

二級二期林光烈

滿地物華織錦章，美麗非常，日麗方長，柳陰花下囀鶯鶯，意氣軒昂，喜氣
芬芳。

何處瓊樓醉玉觴，歌舞遑遑，歡舞揚揚，春醪徧釀任人嘗，昏了新粧，醉了
才郎。

浪淘沙

前人

門外路迢迢，舉目無聊，金風颯颯景蕭條，萬里寒砧人易感，苦悶難描。
轉眼到今朝，柳瘦絲腰，煙雲縹緲楚山嶠，正是鰓肥時候也，雁掠蘭橈。

春日新晴

三級一期楊治國

既成春服趁新晴，遊歷郊原拾翠行；入眼風光凝色笑，等閒綺繡最關情。

草木知春

前人

春光何日到天涯？處處園林處處華；衆鳥孤雲爭上下，百般紅紫遍飛花。
何日春風度玉關？萋萋芳草滿前山；水流花放文章好，任爾遊觀興未闌。
何處東風引？玉關獨占春；梅花開尚早，誰是看花人！

春暮

二級一期唐光午

柳條搖曳影依稀，幾點殘花似雨霏；小鳥深知春已暮，殷勤歌唱向巢飛。

春日漫興

五首

二級二期林光烈

春意融融動舊情，城頭綠柳舞新鶯；蹉跎不覺韶光老，黑髮星星又數莖！
細雨濛濛濕翠苔，無人試把滿園栽；花神癡欲牽衣語，隨便枝頭蝶作媒。

艷艷春華色尙賒！池塘青草噪新蛙；江千古渡遊人滿，纖纖垂楊正吐芽。
潦倒人間不自持，愁來花事起猜疑；鷓鴣盟久已付流水，壓線年年堪笑嬉！
鏡日遊春樂未休，敢將心思逐鷗浮；歸來袖薄香塵冷，回首望穿古渡頭！

梅魁百花 七律

三級一期蕭炫華

冰肌玉骨幸無埃，好扮粉妝帶雪開，一片貞操超竹節，十分春色占花魁；
幾般爭說瑤台種，顆顆都從庾嶺胎。非是桃林同吐萼，何如蜂蝶起疑猜？

閨怨

前人

紅顏豈與花爭好，不是愁牽卽恨牽；寂處蘭房無伴侶，深藏繡閣苦流年。
腸迴楚楚向誰訴！瘦影依依只鏡憐，四顧蒼茫驚日暮，一輪素月照孤眠。

月移花影上欄干

前人

花滿園中月滿池，花容嬌豔月容癡；悄悄月動花隨動，隱隱花移月助移；
月色映花花更好，花陰篩月月尤姿；徐徐月捧花枝上，花影月光欄格倚。

春苑暢遊

前人

長空一色碧無霞，日暖風和春意賒。處處隄邊飄柳絮，迢迢溪上落山花；
鴉聲相逐羣飛亂，燕翦並肩一字斜；漫說踏青遊趣少，出門每至心忘家。

日高花影重 七絕

前人

春風嫋嫋滿寰中，吹得萬花苑內紅；最是日高宜細玩，照來芳萼影重重。

東窗曉望五言律

前人

破曉東窗望，面迎淅淅風；雲呈一片白，霞現十分紅；山鳥聲方朗，鄰人睡正濃；晨光異樣好，一抹上蒼空。

望雁五言絕

前人

日晚倚窗望，望穿飛雁來；雁來何所託？我欲寄函回。

偶感五絕

三級一期潘紹成

散步郊原外，登高上小丘；滿園春色好，快意此閒游。

步潘君原韻

三級一期周維幹

長堤遶翠柳，綠樹障高丘；園林春有意，狂蝶樂遨遊。

長相思——春怨

前人

鵲也啼，鶯也啼，握手送君上綠隄，無言心楚淒！

草色萋，柳色萋，君去燕兒又啣泥，望斷日影西！

春晴

三級一期楊治國

霧拂雲斂候，悠然雨乍晴！風和人意好，日暖鳥聲清；紫燕樑間語，黃鶯樹上鳴；野花紅半落，江草綠初平。

前題

前人

天空飛白練，啼鳥報春晴；日麗鶯聲細，風清燕語輕。

題窗外大樹

三級一期 蕭子維

亭亭玉立聳窗前，節錯根蟠已有年；枝葉蔚然空間展，濃陰蔽日竹簾邊。

暑假與友暫別

前人

與君肄業在他鄉，無限感情豈善忘？暑氣逼人宜放假，暫時離別莫悲傷！

秋夜閨怨

二級二期 吳賢忠

獨伴孤燈苦夜長，瀟瀟微雨撒秋涼；愁城還待何時破？一對粧臺暗自傷！

少年歌

二級二期 王子達

眼如炬兮思如泉，鴻無血兮壯氣燄；挽狂瀾兮遏狂飈，拋擲頭顱兮排威權。

一翦梅——春懷

前人

滿眼江山換錦章，瑞氣非常，喜氣偏長；鶯詞燕語勝笙簧。草也軒昂，花也芬芳。

痴對桃圓笑眉揚，飲兮飛觴，醉兮徜徉，春光明媚極堂皇。花比艷粧，蝶比新郎。

游金龍山 在平溪岸左

前人

何處飛來一絕峯？刺天拔地接雲濃；蠶叢曲徑通幽闕，紫霞堆裏響梵鐘。

詠雲山十景

二級二期王子達

（兩峯聳翠） 兩峯筆插壓塵寰，拔俗超羣領衆山；雙髻翠鬟相對拱，一輪白

日掛胸間。

(一瀑飛濤) 飛瀑拍雲下九天，滔滔碧浪萬和千。水光淨白白連水，霧擁紫嵐嵐吐煙。

(仙橋橫漢) 仙橋勝跡寄蒼穹，遙想神機奪化工；暑往寒來經百煉，如今依舊玉玲瓏。

(杏塢藏春) 蒼松古柏氣清真，瘦石幽蘭正宜人；鳥語花香人易感，杏塢曾得一枝春。

(竹壇風掃) 數箇幽篁拂影斜，機枝古木棲烏鴉；竹壇有穢邀風掃，高節無塵伴月華。

(丹井雲封) 曾讀遺篇慕內文，天涯訪道未逢君；今來丹井雲偷鎖，多少餘槽滿欲蒸！

(石畔遺跡) 遺跡曾傳幾許年，天然石上老風煙；嵯峨峭壁千秋在，風磨雨

蝕越鮮妍！

(洞門餘影) 危巖參差覆大千，洞門石骨勢穆然！清曦亭午見餘影，髣髴溪邊與月邊。

(巖前簾水) 巖前簾水率天真，欲替遊人洗俗塵；輕薄尋芳逸興饒，休看岩上浣紗人。

(雲外鐘聲) 縱橫宇合霧千重，舒卷清音一句鐘；撞罷聲從雲外落，餘波作響最高峯。

雲山十景

二級二期吳賢忠

(兩峯聳翠) 雲髻平分勢岸然！淡粧濃抹翠連天；螺峯擎出媧皇巧，泉石煙霞色色妍。

(一瀑飛濤) 層巖壁立誇天高，何事平空起怒濤？白練新從罽冶出，響聲不

異洪鐘號。

(仙橋橫漢) 晴風浮繞半山腰，煙樹蒼茫接碧霄；遍地難尋蓬島侶，何如橫漢有仙橋？

(杏塢藏春) 青莖綠葉秀相參，風雅宜人我獨酣；紅杏塢中花似錦，滿林春色壓江南。

(竹壇風掃) 竹壇長掃淨無埃，枝葉參差似亂栽；最好舞風吟月色，都能勾引客重來。

(丹井雲封) 井傍終古草蔥蘢，煙霧輕浮曉露濃；智水豈容俗子酌？環山盡是白雲封。

(石畔遺跡) 穿石巉巖亦有由，芳蹤古跡歷千秋；羽衣道士今何在？急得騷人間樂游。

(洞門餘影) 轉眼繁華若逝波，洞門風月自娑婆；幸留映日餘影在，寒暑推

移總不磨。

(巖前簾水) 一泓碧水瀉珠簾，斜掛高巖勢整嚴；晴雨由人論厚薄，不容
捲祇容瞻。

(雲外鐘聲) 山形變幻信難猜！時泛煙霞推不開；試聽鐘聲凌碧漢，九重雲
裏音如雷。

浪淘沙 贈友

三級二期楊善述

記得去年時，槐綠柳絲；庭院捉影賦新詩。從此天涯魚雁渺，愁溢龜著。
折柳期青春，誼篤雷陳；何意今爲陌路人。天寒地凍無消息，聊以通津。

詠雲山十景

二級二期林子堅

(兩峯聳翠) 兩峯聳翠勢崔嵬，飽歷星霜染碧苔；氣撼三湘和七澤，其間風

物信佳哉！

（一瀑飛濤）一瀑飛來日月邊，宏聲響激五雲前；老龍裂穴震天地，洶湧洪濤落九天。

（石畔遺蹟）珉鐫鴻爪著遊踪，勝地千年靡靡風；着眼龍蛇分不出，終淪雨露晦明中。

（仙橋橫漢）仙橋縹緲獨橫空，會飲煙霞會馭風；遊跡縱無圯上履，但觀古錦亦玲瓏。

（洞門餘影）日暮殘陽麗碧空，洞門餘映影憧憧，千年奇蹟危崖上，一代名流夕照中。

（杏塢藏春）萬紫千紅景自如，四時異卉滿園蕪；杏花篩影空塢靜，燕語鶯詞繞畫圖。

（竹壇風掃）幽篁綠竹翠相加，雨後雲迴色更華；淡在著煙濃著月，竹壇風

掃淨無瑕！

(丹井雲封) 一水泓泓瀉萬尋，何須飲用玉杯斟？芳蹤原恐遊人覓，故使頑雲鎖綠林。

(岩前簾水) 壁立危岩信整嚴，漪漣厚薄逐時添；清風江上遙相望，碧漢空中垂白簾。

(雲外鐘聲) 煙雲漠漠蔚藍空，何處撞來醒夢鐘？響在南箕北斗外，音流碧落八絃中。

都梁十景

三級一期楊治國

(雲山清曉) 門前報道已天明，起視晨光萬里清；四壁簾聲初入寂，花華月落纔關情。

(法相洞天) 始信人間有洞天，洞門瀟爽至今傳；媧皇有意鑄神巧，造下奇

蹤瀆水邊。

(武陵春色) 此地由來別有天，花開花落不知年；漁郎幾度芳津問，惹得詩人後復先。

(渠渡晴嵐) 隨柳傍花渠渡邊，漁舟沙鳥兩依然；四圍綠樹嵐光遠，幾曲清歌唱採蓮。

(古山瀑布) 誰將瀑布古山懸？碧翠空中垂白氈；幾度澗邊欲捲去，山靈愁泣淚濺濺。

(濟川迴舟) 關關聲裏氣相求，泛泛楊舟日夜浮，瀆水長天同一色，落霞孤鷺兩悠悠。

(龍潭夜雨) 作慣江湖戴月行，偷閒野外暢幽情；龍潭遺跡今猶昨，風裏時聞碎玉聲。

(楓門落照) 天末涼風動地旋，楓門黃葉舞翩翩；夕陽晚照霞天外，幾度飄

飄古道邊。

(宣風雪霽) 天下奇觀萃此樓，月明無處不清秋；佳哉山水如人意，無惑仙神到此遊。

(橫江晚渡) 月影前川照眼明，紫巖山下一舟橫；此般清趣誰全領，午夜猶聞喚渡聲。

清 明

三級一期許 英

清明時節紙灰揚，遍地墓田祭掃忙；滿眼蓬蒿增感慨，何曾點酒到仙鄉！

蒲 劍

(菖蒲)

前 人

一片稜鋒疑太阿，將軍何事此投戈？影橫水底魚龍怯，風舞隨波日夜磨。

閏月吟

前人

羲和定閏歲時成，朔禮當年魯不行；沿習至今難驟改，推來寒暑陰陽明。

咏菊

前人

花開籬畔吐寒芳，不染繁華晚節香，冷艷含貞洵可愛，挺然孤立傲嚴霜！

霜葉紅如二月花

前人

忽見紅光疑是春，何如零亂正愁人？相看葉面寒霜染，差似桃花落地陳。

十月先開嶺上梅

得開字

前人

與友同探嶺上梅，恰逢十月花初開；游人都道幽芳美，不畏嚴霜不染埃！

歲寒三友

前人

蒼竹猗猗節不摧，老松同伴賽寒梅；清高卓絕稱三友，的是山林傲世材！

冬至

前人

寒暑迭遷日月催，灰飛葭管一陽回；女人刺繡漸添線，晷影初長春欲來。

松樹作龍吟得吟字

前人

遙望松林綠樹深，風吹枝葉作龍吟；餘音響徹邱山外，疑是佳人手弄琴！

長城行古風

三級二期周維幹

蜿蜒走千里，起伏入叢峯，雉鑄壯士血，鏃接報警烽；能禁南下馬，莫抵東

來鋒，白山傍依依，黑水怒洶洶！焉得檀道濟？揮戈靖臬凶。

閨怨 七絕

前人

春暖深閨何待爐，捲簾驚見燕來雛；東風不知儂心苦，故送殘紅入溝汙。

賀新婚

三級一期潘紹成

榮諧伉儷喜今時，天地祥開連理枝；舉案齊眉同白髮，藍田伫看玉芽滋，

秋山紅樹多 得多字

前人

路傍樵客問如何？涉水登山擊節歌；遙望秋山紅似錦，黃昏獨坐感懷多。

芭蕉紛綠上窗紗 得紗字

前人

誦讀三更候，中天玉兔斜；蕉心凝湛露，月影上窗紗。

兩山排闥送青來得來字

前人

雙峯雲出岫，排闥送青來！蓬戶栽修竹，茅簷掃綠苔。

懷友古風

三級一期朱耀琪

燕去雁來如逐電，風冷雪寒又撲面；惜別霸橋折柳時，不知何日重相見？

感時

前人

勢如風雨渡危舟，倭寇赤匪兩增憂！誓拔橫磨三尺劍，犁庭掃穴始甘休！

述懷

前人

光陰容易過，春風不再來！紅顏不覺老，感慨縈心懷。寸陰比金貴，一去買不到，莘莘求學子，讀書在小齋；宜趁未頭蒼，莫作白頭哀；四時轉瞬過，一去不復回！春時花開麗，夏日鳥鳴啾；秋風驚紅葉，冬雪積空階；光陰容易過，吾儕其勉哉！

非賣品

湖南私立雲山初級中學學生自治會編輯

武岡文雅鉛石印刷工廠代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